

## 稿例

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，可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興偉中心3樓文匯報副刊，或電郵至wwpcreative@hotmail.com。勿一稿多發（包括網上）。一經刊登，謹奉薄酬。

## 只此一人

作者簡介：作家，廣東人，香港長大和工作，現職傳訊顧問，閒時看看書，寫些小故事。

# 美人

在床上轉轉反側，起來喝水，又換了個枕頭，還是睡不着。幸好珍妮出了差，全屋只我一個。沒精神看書，扭開電視，哈，三點半，剛上演張活游和紫羅蓮的《千里送京娘》。張活游唱得不錯，但一點不像趙匡胤，紫羅蓮原來很唱得，是個標緻美人。

活到這麼年歲，我甚麼事都趕快去做，也沒時間去騙自己。是的，睡不着是因為另一個美人，當然她沒有紫羅蓮六十年代的嬌媚，她是廿一世紀的，直長髮配鴨舌帽，毛毛外衣，說話之間，濃密的睫毛一眨一眨，很可愛。我忘記可愛的感覺很久了，突然在今天晚上的飯局碰上，有點觸動。觸動得小周問我是不是不舒服。

沒有，我說，是酒太好了，要仔細品嚐。

小周是老朋友，好客戶，生產高科技化學品，每次從上海來都要見面聊天。今天中午來電，人在香港，說上半年的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幾個月就完成了全年生意額，一定要慶祝慶祝，訂了中環文華廳，要跟我吃一頓優雅的中菜。還會帶兩個同事一起來。

我欣然八時正去到文華。他們從荃灣出來，又是星期五，要晚一點。八點半才齊人，坐下介紹，試酒點菜，很愉快。

小周的同事，一男一女，都是長駐香港的，男的也是上海人，很能幹的樣子，負責廣州這邊的南方客戶；女的是香港人，看行政會計，鴨舌帽下的長髮閃閃亮。我在雜誌上見過，年輕女孩會在髮上灑點紫金粉。

男的有個洋名，史提芬，女的倒用中文名，小周叫她欣欣，我問準之後也跟着叫。欣欣不大說話，但常笑，有一部很潮的手機，隨時準備拍照的樣子。

為甚麼生意這樣好呢？我問小周。他說也不明白，總之踏入零八年，訂單就突然多起來，多得難以置信。

不過這未必是好事，小周拿出他一副世故的臉孔，物極必反，之後可能有大反覆。

不過，反覆未到之前，還是先開心吃飯吧。

欣欣吃得不多，但全程都很認真為每一道菜拍照，好像看比吃重要。我問欣欣，很喜歡拍照嗎？她答是用來上網的。有一個博客網友，每天都交換信息，看誰上了甚麼館子，吃了甚麼好玩又潮的東西。

我說，文華的菜，怎會潮，只是貴。

欣欣在拍一碟剛上來的杞子蒸魚，紅白相配，煞是好看。她說，是呀，就是貪這兒貴，她自詡是網友中第一個拍到這道菜的人。

然後她湊過來，趁小周和史提芬在喝酒，小聲在我耳邊說，你有沒有留意我點了最貴的菜，因為今天晚上由我簽帳，我可以作主。她鴨舌帽尖碰到我額前，我本能地退了一下。我不很明白她是甚麼意思，不過見到她耳鬢的碎髮，和小圓耳珠，我好想握住她拍照的手。

我當然沒有這樣做。小周那邊正說他家裡的新HiFi，又講他最近到維也納開會，趕上了一场在金色大廳舉行的交響音樂會，聽後覺得不枉此生。然後他說已寫了篇文章談那場音樂會，之後會傳給我，我當然說好。

這個《千里送京娘》，真是越送越悶，我想睡了。今晚這頓飯多少錢呢，欣欣在文華樓下說，結帳是五萬，酒錢佔大份，菜反而不貴。大家就在中環街頭散了。小周着我下次一定要去試聽他上海家的新HiFi。

我一路坐車回來，只想著欣欣。當然這是沒可能的。那些閃爍、小耳珠、厚毛毛外衣，旺角銅鑼灣一街女孩都是，足夠做我女兒了。可那毛毛多柔軟，下面有年輕發暖的精靈。

第二天中午才起來。珍妮不在，一切隨意。吃了幾塊餅乾，泡了熱茶，上網看新聞。

想起欣欣說的試菜博客，可怎麼找呢，試試「文華」和「杞子蒸魚」這些關鍵字，果然找到。原來欣欣昨夜一回去就把相片上傳了，還寫了文字，不過都是菜名，一點感想的文章都沒有，我有點失望，想想又很復，難道期望現在的女孩寫詩酬酢嗎？



插圖：楊智恒

拉上拉下看，欣欣原來挺勤力的，每一兩天就有新照片上載，那她到外面吃飯真是蠻多。如果是我，晚上回家吃，中午跟客戶吃，也總是那麼幾家，沒甚麼好告天天的。

看到最後一頁，給我發現一行小字：下星期三下午一點打磚碎茶餐廳見。下星期三，即是還有五天。這打磚碎茶餐廳在哪兒呢？從未聽過。

知道在哪兒又如何？我問自己，不是真要去吧。我和珍妮的生活，容不下一點荒唐，準確點說，是甚麼都容不下。能周末靜靜看個報，泡壺茶，她可以安心地出差，知道回來時我會在等她吃飯，已是幾經艱難之後才有的安寧。我無論如何一定要這樣下去。

赫然屏幕上出現了幾個在線的人，欣欣好像知道我在線上，在聊天盒裡問，杞子蒸魚拍得很真吧？我沒答，把在線功能關掉，馬上又後悔，不過再開聊天盒的話，就就地無銀了。納悶了一回，又不敢再看那網，後來上街溜達了好一回。

這樣過了幾個星期，珍妮回來又出去不止兩三回。我們最要好是這段日子了。她在外地的時候，我們長途電話談得很晚，我興致很高，說不如不要做了，我們一起去半年旅行吧。有時她說不聊了，要睡。那次珍妮回來的時候，我覺得她在一旁用懷疑的眼神看我。兩天後，我又送她去機場，大家都很愉快，她狐疑更深。

深夜，我又睡不着，起來邊看粵語長片邊上網。看不到片子的名字，是謝賢和江雪的黑白電影。謝賢是富家子，江雪是寡母婆帶大的窮家女，是謝賢妹妹的同學，後來有了謝賢的孩子，他卻不認，還去了英國讀書，回來後成為建築師；這時聊天盒子又彈出來，我認得是欣欣的盒子。一閃一閃，是空的。

我終於忍不住，寫了一句，問，打磚碎茶餐廳有甚麼好吃的。她馬上答了：沙茶牛肉炒炒麵。我寫，現在開嗎？她停了一回，答，應該開七點。我寫：早上有炒炒麵嗎？應該沒有，她答，不過湯米粉也好吃，榨菜夠辣。我現在就來，我寫。她寫，天還未亮，可以先睡一回，七點在茶餐廳見，不過在荃灣啊，不好找。我答，查地圖就行。

我六點三刻就到，有點冷，裡面剛亮起燈，捲閘拉起一半，有夥計彎腰穿過去上班，順便把丟在門口的幾袋白方包夾進去。然後欣欣就站在我面前。她今天戴了軟紅冷帽，頭髮全收到帽裡去，更像小女孩，穿的倒是上班衣，她寫字樓應該在附近。

我們坐下來，要了兩杯奶茶。只我們這搭客。我一夜沒睡，終於再見面，很不真實。欣欣沒化妝，不過看得出睫毛還是修飾過的，濃密的剪剪眨動。我很想坐到她旁邊，捉住她手，就那麼近坐著看她眨眼，看一天都不厭。

這時她從手提包拿出一張照片，正面給我。我寫：「這是我，你先看清楚。」欣欣指指相裡的人，的確是她，眼耳鼻喉都是她，長髮披肩，但頭頂是禿的，露出青白的頭皮。

怎麼，是電腦改的相吧。我說。她眼神說，是真的，我是個鬼剃頭。然後她給我相片背後，寫了一行字：不要叫我去看醫生植髮，全試過了。

我想了一回，坐到她身邊，輕輕脫下她的暖紅帽。

今天穿上校服，望見昔日潔白的布料由白發黃，校服上永不磨滅的斑點時，我並不惋惜如此純白的校服被我糟蹋成這樣，反而因此而高興，因為在不久後，當我不再穿起校服、踏入校園時，我仍能從校服上點點不足憶起老師的教誨。

校服已伴我走過約七分一的人生路，可惜的是餘下的只有三年多的光陰。失去了校服的庇護，就再沒被原諒的藉口。明爭暗鬥的社會，與別人勾心鬥角，待人不再真誠，面對殘酷的社會現實、不公，只能墨守成規。彷彿沒有校服，就將一切教誨都放下。

穿上整齊的套裝，也許只能在回憶中緬懷自己以往穿校服的样子了。

(本欄接受學生來稿，歡迎學校集體投稿。)

## 短載

沈小益

作者簡介：自由職業，寫詩歌、散文和短篇小說，發表作品多篇。《別人的嘴巴，我的故事》獲台灣《聯合文學》短篇小說推薦獎（第二名）。

## 捉黃鱔的張雙全舅舅

1  
20世紀70年代的一個早晨。王公正老師走在爛屋場通往王公橋學校的田間小路上。他看到一個人正把腰身彎向田裡，就大聲喊：「張雙全，你又在捉黃鱔吧？」

田裡的那個人直起身子，也大聲喊：「喊什麼喊？黃鱔不是鱉子，你這麼大聲喊，把牠們嚇跑了！」

「黃鱔嚇不跑的，命裡有時終須有，命裡無時莫強求。雙全，來，上來吸根煙。」

這兩個人就選了路邊一塊草地坐下來，捲「喇叭筒」吸。

王公正深深地吸了一口煙，說：「雙全，沒事跟你來唱幾句夜歌。」

「要得。你開頭吧。」

這兩個人就在這樣的早晨，唱起只有辦喪事時才唱的夜歌來。

王公正唱：  
千重山，萬重山，  
千山萬山把我關。

張雙全接過去：  
上反正有天，下反正有地，  
今朝有酒我今朝醉！

王公正：  
水裡去，水裡來，  
水裡也可以把人埋！

張雙全：  
昨天教書，今天教書  
天天教書把人教成了豬！

王公正：  
黃橋有個張雙全，  
有書不教發了癲。

黃鱔進眼他進眼，  
一進深眼陷半天。

張雙全：  
黃鱔黃，本姓王。  
先前住在桃花洞，  
後來搬到爛屋場。

深挖洞，廣積糧，  
畜牲也想稱霸王！

姓王的你能打幾個洞，  
狡兔三窟也沒有好下場！

剖你的肚，開你的腸，  
砍做幾截請你見閻王！

王公正老師本想張雙全身上沾點小面子，沒想到自討沒趣，「霍」地站起來走了。

張雙全說：「反正上課遲早，再唱半個鐘頭不要緊。」

王公正頭也不回，話也不回，急急地走向學校。

2  
時間：1960年夏天的一個晚上。

地點：一所農村小學的食堂。

人物：張雙全，張雙全的妻子賀桃花，小學的大師傅。

這三個人就像當時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，餓得面黃肌瘦，皮包骨頭。

張雙全正在燒火，小學的大師傅繫條骯髒的黑圍裙，拿手鍋鏟在鍋裡翻動着什麼東西。

賀桃花小聲對張雙全說：「火小一點。」

張雙全也小聲說：「我曉得。」

大師傅跑到屋角裡舀來瓢水，往鍋裡倒去，說：「現在，你可以把火燒大，燒得越大越好。」

張雙全連忙用火鉗夾幾塊柴送進灶的深處。

這是一個平常不能再平常的事情，我之所以要在這裡費這許多筆墨寫這些本不值得詳細描寫的事情，是因為在當時這3個人看來，這樣的過程是一種天大的享受。當時，他們周圍好多人都在挨餓，餓得有氣無力，餓得死去活來，餓得昏天黑地，餓得形銷骨立，有些人乾脆餓得不活了，而他們3個人，在這所小學簡陋的食堂裡，做着無上的美味——黃鱔湯。

學校也不像學校了，孩子們來上課的也不多，都餓得頭昏眼花了，哪還有精力和心思搞學習？有些老師也不來學校，都這個時候了，活命是最重要的，如果能活過這最艱難的時候，再來講教書的事吧。張雙全夫婦還守着這所小學，他們也知道自己快堅持不住了。這天下午，張雙全到田野裡抓來斤把黃鱔，欣喜若狂，在這個飢餓的時代，能吃到肉，那真是最高級的享受。

「張老師，你捉黃鱔硬是蠻厲害。其實好多人走了好多回，黃鱔差不多捉絕了，你一去，就捉了一斤多回來。」大師傅邊嚼黃鱔肉邊說。

「沈師傅，你就不要喊我們老師了，你年紀比我們都大，是我們的長輩，你這樣喊我們，我們不好意思。」張雙全說，他咕咕嚕嚕響亮地喝着黃鱔湯。

賀桃花沒說話，一心一意享受她的美味佳餚。

「你們硬是老師，我當然要喊你們老師，不像我，字不認得幾個，只霸蠻寫得自己的名字出來。這個世道不曉得怎麼發展？」

沒人接他的話。

三個人把黃鱔湯吃完了，臉上多了一些紅色。

大師傅邊洗碗邊說：「要不是吃了這一大碗黃鱔湯，我怕是連洗碗的力氣都沒有了。」

賀桃花說：「沈師傅，你莫講得這麼嚇人。」

「不是我要嚇人，真的是這樣。從去年起就開始餓，一直餓到今年。今年要是還要餓，那就都要該死了。」

張雙全說：「以前也有過沒飯吃的時候，不過好像沒有這麼嚴重厲害。」

賀桃花小聲嘟囔了一句：「你莫亂講。」

沈師傅說：「是這樣的，解放前日子過得再苦也沒這麼苦過。這不是亂講不亂講，事情就是這樣的。要不是吃了這黃鱔湯，我連講苦的力氣都沒有了。」

「今年會好一點吧。」賀桃花說。

沈師傅說：「硬要好一點才好。你們回不回去？我反正明天就回去。」

張雙全說：「人都走了，我們想守也守不住。明天我們也回去。」

(未完待續)

## 詩意偶拾

雨北

作者簡介：喜歡文學，願研佛法，拜師結友，探討至境。

## 無題

我攤開傷口  
在月光下，曬曬  
結疤。

藏在影子裡面的  
淚水，還有  
幾滴？不知  
夠不夠  
一窩秋蟲下個月  
喝

## 試筆

## 心台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中四

## 校服的歲月

回想起，已有十二年多的光景了。披上校服，背起書包，昂首闊步上學的日子不經不覺準備進入第十三個年頭。

一套校服，看似簡單，卻內有乾坤。實際上，校服又豈止遮蔽身體和保暖之用。穿上校服，背上的是學校忠言逆耳的教誨，背上的是學生努力學習的見證，背上的是社會對未來棟樑的希冀。

而校服於我意義更大。

幼稚園時粉紅色的間條長裙陪伴我度過一生中最愉快、最無憂的歲月。那時校服象徵小朋友的天真無邪，小朋友的刁蠻任性；小朋友的敢作敢為。

小學時的淺藍色校服，留下了小息吃魚蛋時遺留的醬油漬，陪伴我走過嘻哈的歲月。此時校服

象徵兒童的懵懂無知。

到中學的純白色校服，現已伴我走過一半的中學生活。純白色的校服代表著我們純潔、真誠的心，毫無介蒂、顧忌的相處之道。胸前隨風飄逸的領帶對未來充滿著希望，想盡快飄往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腰間的腰帶是困難、不公，但卻能屈能伸，勇敢闖過難關，校服伴我跨過高低。

校服賦予了我一個學生的身份，校服帶給我一個學生的歡樂，校服教導了我一個學生應有的待人處事態度。校服教導我們待人處事應保留一顆赤子之心，以真摯、誠懇的態度待人；對困難，就要抬頭挺胸、跨過荊棘，不畏懼、不退縮；面對未來，更要裝備好自己，緊抱原則，做好自己來回饋社會。